



原德门医院院长司福来之子Scovel兄弟的跨洋省亲之旅

百年一院大变样，兄弟俩连称“真是奇迹”

牌坊街西侧有一座陈旧的二层小楼，这座小楼是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展的见证者。小楼还是那座小楼，但楼旁的那座医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沧海桑田，风雨洗礼，几易其名。跨越三个世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走过了波澜壮阔的120年。从40张床位的教会医院，现如今已发展成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追溯120年峥嵘历程，其沉淀下来的“普施仁术、济世扶危”的奉献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一院人，也造福了一代又一代济宁人。值此医院建院120周年之际，即日起，本报推出“百年一院的光阴故事”系列报道，带领读者们共同重温这座医院的辉煌历史。



▲Scovel兄弟和建院老物件合影。

►Scovel兄弟和儿时的伙伴相聚。

本报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胡安国 周静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时，随时随地都想到它。虽经过辽阔的空间、悠远的时间，都不会因此而褪色。美国的Scovel兄弟因为一次偶遇，促成了这次跨洋团聚之旅，得以重返父母曾经工作、生活过的济宁，见证这座医院120年后发展的模样。

建院老物件 给兄弟俩惊喜

16日下午4点多，年过八旬的Scovel兄弟从美国来到济宁。

在京沪高铁曲阜东站的出站口，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一行9人欢迎队伍正在焦急地等着兄弟俩。经过一路的颠簸，两位80多岁老人依然精神饱满地与迎接他们的亲人们见面。

在随后的几天里，Scovel兄弟被这里浓浓的亲情所包围着。

19日上午8点多，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各显示屏上滚动播出着“欢迎Scovel兄弟回家”的文字，看到如此亲切文字，两位老人被这种亲情所打动。

走进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一院东院区门诊大楼和病房楼。



到这片充满生机、陌生又亲切的土地，Scovel兄弟一直感叹着。“没想到，我们的父亲司福来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教办医，当时40张床位的教会医院，如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古老又年轻的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在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我对医院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司来华说。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孙树印说，医院的历史脉络已十分清晰，医院要努力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新挖掘整理，司福来先生的博爱济世精神必将鼓舞着全院一代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在120周年新的起点上，医院将秉承博爱奉献的精神，开始新征程。

无声电影中 又见父亲母亲

在一楼会议室的见面会上，医院播放了当时保留的一段无声电影，画面记录的是1933年前后的珍贵视频，至今被保存在济宁市博物馆中。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新院区。”哥哥司来华说。

“奇迹！真是奇迹！”再次回

当黑白胶片镜头播放到一

个熟悉的身影时，Scovel兄弟无比激动，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这是我们的父母亲结婚的时候，还有我的邻居，父母的朋友和我的祖父祖母。健谈的司来华老人一边观看一边向大家介绍，就像是多年不见的一家人一样。

“哈哈，这是我哥哥小时候……”画面中，母亲正在给刚出生不久的哥哥做护理。看到这里，司济华拍着哥哥的肩膀大笑起来。“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的母亲”、“这是我很好的中国朋友”、“这是我们一起扮成天使在表演节目”……司济华用颇带济宁味的中文说起画面中陆续出现的人物和发生过的故事。

“这就是医院当时的情况，两个20张床的病房并排而列，一边是女患者，另一边是男患者。都是木质床，地是泥土地，窗户也是纸糊的。每一间病房有一名护士坐在病房尽头的一张木桌旁。手术室在另一座建筑中，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帮助过很多人。就是在日本兵拿枪押送他们到火车站时，当时哥哥13岁，弟弟11岁，尽管年龄小，但两人都是昂首挺胸，面色严峻的。”听到这么翔实的历史，随行的医院工作人员董婉婷等对老人十分敬佩。

兄弟俩看到的这些视频是医院修建基础设施时挖出来的。能看到这样珍贵的视频资料，兄弟俩真是颇感意外。

Scovel兄弟其人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1896年，前身为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及美国差会派传教士李家白，在济宁牌坊街路东建立的巴可门医院。1929年医院改名为德门医院。经过120年的发展，医院现已成为鲁西南地区三级甲

重走那段路 唤醒童年记忆

21日上午，Scovel兄弟在医院年轻人的陪同下，重走了当时离开济宁的那段路。走在那段路上，兄弟俩尘封的童年记忆瞬间被打开。

“我对济宁的最后记忆一直停留在1943年3月15日那一天。当时的天很昏沉，我几次回头看，舍不得我们生活的家，看到陪伴我们生活的张妈妈一直在流泪。”弟弟司济华回忆说，当时日本人押着他们离开济宁的画面，两位老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父母怀里抱着最小的婴儿和14个孩子，在日本宪兵的押送下，从居住的牌坊街走到火车站。那个时候真是舍不得离开，那时候感觉家里的狗都是在哭的，当时街上的狗都被吃了，只有一条狗被他们俩藏到了家里。

“父亲一直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帮助过很多人。就是在日本兵拿枪押送他们到火车站时，当时哥哥13岁，弟弟11岁，尽管年龄小，但两人都是昂首挺胸，面色严峻的。”听到这么翔实的历史，随行的医院工作人员董婉婷等对老人十分敬佩。

在济宁的这几天，兄弟来重

走了牌坊街，再登太白楼、重访铁塔寺，畅游大运河……弟弟司济华还去了百花公园，跟晨练的老人们打起了太极，每天早上他还在房间里回顾这些太极动作。

一次偶遇 促成跨洋团聚

说起这次团聚，Scovel兄弟要特别感谢两个人。

“哥哥在美国长岛陆军医院急诊问诊时，遇到了华人医生彭沈一博士，他恰巧是济宁人，表弟顾嘉豪就生活在济宁。”司济华说，就是哥哥的这次偶遇，让这次团聚有了可能，也正验证了那句“千里之缘一线牵”的俗语。

孙树印介绍，有了这对表兄弟的牵线，Scovel兄弟的“省亲团聚之旅”一步步促成。Scovel兄弟的父亲司福来(Scovel)先生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担任济宁德门医院的院长10余年，为医院的发展和济宁百姓的健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Scovel兄弟也曾在济宁生活，在这里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Scovel一家不仅是济宁人的老朋友，更是德门医院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们的故事令人感动。2016年是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120周年，为留住历史，延续友谊，医院诚挚邀请Scovel兄弟返乡做客。



院长孙树印和司济华交流。



德门医院病房楼。



Scovel兄弟在东大寺参观。

一起，在济宁生活了13年。此后，司福来担任济宁德门医院的院长10余年之久，医院的床位扩充至60张，为医院的发展和济宁百姓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洋 王芳 冯超辰 乔萌 对本文亦有贡献)

父亲两三事

万金油父亲 既当医生又当勤杂工

1931年秋，经过一年的美国临床训练和一年的北京语言培训之后，时年不满30岁的司福来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不满周岁的孩子来到济宁，第一批来到济宁的西方医生们，既是传教士又是医生。

“他自称是个万金油，但也承认他并不精通任何一项工作。作为医院的负责人，他定期向美国董事会报告。所以他认真地保存病人的记录包括住院，门诊，病种，治愈和死亡的数据。治疗成本及财会细节。”司济华说。

在记忆中，193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他的父亲除了要处理冻坏了的管道阀门，修理电话机，还要在冰冷的屋子里做化验。医生不在时，他还得做手术，并经常去市区及北郊的病人家里探访。

“我清楚地记得，有许多个下午的时间，他在医院庭院中间的一间小屋子里为排着长队的病人分诊。”司济华说，他常常好奇地想，父亲这样专注地工作，还能保持他的热忱。

但有些病人的死亡也会让他难过。“我哥哥就记得有两次他非常沮丧地回到家。两次都是因为他诊治的小孩儿去世了。一位死于恐水症，另一位是我们儿时的玩伴，死于细菌性痢疾。我还记得有一天晚饭时，他低着头，也不看他的食物。许久，他才抬起头看了一眼在桌子另一头的妈妈，说，‘我们今天失去了一位长者’，顿时，我们感觉到了他的爱心。”

那个年代的内陆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一直到1939年，他们都没有X光机，没有黄安和抗菌素类药物。他通常是医院里唯一的内科医生，面临着包括麻疹，疟疾，破伤风，伤寒，类伤寒，霍乱，黑死病，细菌性痢疾，白喉，肺炎，结核病，以及许多不知病因的症状。

讲义气父亲 救护士被日本兵打伤

记忆中，Scovel兄弟的父亲司福来总是很专注。

“父亲专注于医院的工作，对家庭的照顾很少，都是做护士的母亲在照顾他们。记得自己有一次生病发烧，父亲来看了一眼，说ok，然后又回医院工作了。”司济华说，父亲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医生，想去一个需要医生的地方去解救病人。医学院毕业之后，原本想去非洲，但非洲不需要医生。后来听说中国需要，就来到中国。

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父亲，为了救一名护士他还中过枪。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济宁，全城都布满了日本士兵和日本旗。

6月的一天，司福来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吃完了午餐，

回到医院。一进医院大门，一名喝醉了的日本兵端着枪向他走来，要去道一位护士。司福来和他讲道理，日本兵恼羞成怒，用枪指着让他进入医院。

迟疑了一下，他便开始向外走，希望能够分散他的注意力。没想到，当他走出大约15尺左右，日本兵从他的身后开了一枪，打中腹部。撕扯中，日本兵站在他的身上，用枪瞄准了他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他听到了扳机的声音，但没有子弹了。后来，他被抬进了医院。

“吴医生给父亲做了治疗，最后康复了。看到躺在病床上虚弱的父亲，我们十分害怕，白色的床单上还有一大片血迹。”司济华回忆，两国交战期间，他们一家也因拒绝回国而遭遇软禁，当时两位大人和5个小孩，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是受到了许多济宁的中国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的帮助，才度过难关，记忆中还吃过很多中国朋友送来的饺子。

重感情父亲 和济宁人的心最近

抗日战争期间，司福来一家放弃多次可以回国的机会。1940年夏天，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向所有住在中国的教会使团发出了警告，日本与美国的战争一触即发。因为这个原因，所有教会使团中的妇女和儿童都应尽快的回国。

“我们的父母没有向我们透露一点风声。他们讨论了几种可能性，他们给领事写信，说没有计划回国。只要他们还能工作，他们是不会离开济宁的同事、朋友和病人，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照顾病患，他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有人强迫他们离开。”司济华清楚记得当时微薄配给和饥饿的感觉，“想当时的父母真是疯了，他们有5个孩子，直到后来被带到集中营，没有机会回去了，才离开。”

“1943年3月15日，父亲被迫离开济宁。之后，又先后在安徽和广东的医院里工作。后来到了印度北部，再后来回到纽约市工作。”司济华说，父亲热爱医院的工作，生命的最后15年，他回到纽约州附近的一家康复医院工作。一直到去年1月8日，82岁的父亲，因心肌梗塞离世。

“父亲从小立志做一名医生，他很热爱医生的工作，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济宁的医院和人民离他的心更近。因为正是济宁的人民和病患，给了他所热爱的工作的机会，并培养他成就了他人的人生。”Scovel兄弟说，父亲所希望的医院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如果他今天能来这儿，他会看着你们的医院说‘奇迹，真是奇迹！太谢谢你们啦！’”